

【焉之焉】Take Care

焉之焉 微量姚颜四起 HE

“七彩的天堂，竟没有人去过的消息，人留下的痕迹。”

Chapter1

客机穿越云层，平稳落地。

焉栩嘉推了推墨镜，一边整理着睡皱的外套，一边打开手机，整个人散发着生人勿进的黑色气场。屏幕上显示着5个未接来电。

“嘉哥到哪儿了，哥哥们都不住嘴地等你呢。”拨通电话后，赵磊练过美声的嗓子如管乐器般在电话中嗡鸣。

“靠，就知道吃，兄弟义气呢。你嘉哥我刚出机场，还不滚过来给老子接风。”

秋雨过后，凉风飒飒。焉栩嘉刚从南方回来显然有些不适应，板着脸裹紧了毛呢外套，心底暗骂这帮家伙果然祖传的不靠谱，说好的来接机连个鬼影都没有。

“焉栩嘉，这边。”不远处清亮的男声响起，一回头果然是翟潇闻，还有何洛洛和赵让。天气太冷，几个人迅速瓜分了焉栩嘉的行李，护驾般把曾经小团体中的老幺接上了车。

坐在副驾驶焉栩嘉还没问出口，翟潇闻边给他扣安全带边说道：“烟灰缸，你可别找了，磊磊在酒店帮夏之光张罗忙得飞起，你到地方就见到了。”

“厉害呀砸修门，多年没见越发的有眼力见儿了。”

“嘉哥，夏阿姨刚才说，今天晚上夏之光和嫂子要去选婚纱，咱们小年轻儿眼光好，最好陪着去看看。”何洛洛马上截住话头，从后座亲昵地拍了拍焉栩嘉肩膀。

一个小时后，四个人到达酒店。

赵磊一身黑西装在门口等了好久，一见到焉栩嘉马上小跑过来，“我的哥你可终于到了，今晚筹备婚礼人手不够抓壮丁，你们几个有一个算一个，谁都别想跑。”

几个大小伙子哀嚎推搡着进了酒店大门，焉栩嘉落在人群最后一言不发。

大厅里新铺的红色地毯踩上去格外柔软，二楼高悬的水晶灯折射出迷离的光线。

乘电梯到二楼4号婚宴厅，门一推开，果然有一个男人站在窗前，身材挺拔宛若修竹，似乎正对着外边的景色出神。听到门响，男人随即转了过来，先勾唇笑道：“人齐了”。

焉栩嘉有些无措地站在原地，周遭的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倒退。他眼睁睁地看着逆光中的夏之光一步步踏碎八年的时光，从青葱韶年到春秋鼎盛，最终蜕变成眼前的成熟模样。

他想躲却逃遁无形，只能被迫迎上夏之光的目光。兵荒马乱中心理防线一夕崩塌，焉栩嘉还未拾掇内心的慌乱，就感觉到夏之光的怀抱如羽翼般拥住了自己，温柔气息萦绕在耳畔，“嘉嘉，你回来了”。

焉栩嘉埋在他颈侧，夏之光身上久违的血气温度似乎抵消了秋日的萧索寒凉，“之光，好久不见”。

匆匆吃过午饭后，焉栩嘉把行李安置在客房，一行人开着车来到了预约好的婚纱店。

在导购的指引下，焉栩嘉第一次见到夏之光的未婚妻。

年轻女子身着洁白婚纱，纤细高挑，眉目如画，但却不乏清冷，似乎已等候多时，在兄弟们的起哄中，夏之光一脸幸福迎上去揽住未婚妻的肩，女孩子柔葱蘸雪的手指上，钻戒发出刺眼的光芒。

焉栩嘉附和着大家的调笑，不动声色地移开了眼。

傍晚几个人胡吃海塞了一顿火锅。酒过三巡，原本话不太多的赵让打开了话匣子，小脸通红整个人都倚到夏之光身上，“光光，明天你就结婚了，伴郎怎么还没有人选啊。”

夏之光揉着泛红的脸，“我哪知道，帅哥太多挑花了眼呗”。

“去你的”“恶心死了”，众人被逗得嬉皮笑脸。

翟潇闻一听这话来劲儿了，“这还用说嘛，当然是可爱但不失魅力，迷人却不失风度的小爷我了。”

“你给我闪边儿，昨天光光和我说了，以后有孩子第一个认我当干爹，这伴郎怎么论也应该是我。”何洛洛捞起一筷子毛肚，边吃边还嘴。

赵让憨憨地抿了口啤酒，“要我说咱们谁也不用抢，嘉哥和光光身材差不多，又是咱们中最小的，他俩以前还是同桌，当伴郎什么的最合适了。”

焉栩嘉从饭局开始就有些不舒服，本来没吃几口，再喝了点酒，现在整个胃如同刀绞，听到话落到自己身上，原本兴致恹恹的人脑子里的弦都崩了起来，不自觉地寻找婚礼主角的目光。

夏之光垂着头，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脸部隐在灯光的阴影里，神色晦暗不明。

赵磊是为数不多晓得两人弯弯绕绕的知情者，见状马上开始打岔，“谁都别抢了，昨天铁钢说，明天我去给他撑场子当伴郎，兄弟们，对不住了。”

焉栩嘉松了一口气，心中有些酸楚。胃疼得更加厉害，他抿了抿泛白的嘴唇，冷汗顺着鬓角滑落下来。

午夜时分，紫色闪电划破苍穹，雷声和着雨点铺天盖地而来。

焉栩嘉折腾了大半夜，胃疼没能好转反而更加严重。闹完了一通大家也都该睡了，焉栩嘉疼出一身冷汗，又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挣扎着爬起来想喝点热水。

“笃笃笃”，门声响起，焉栩嘉一步一哆嗦地挪到门前，颤巍巍开了门。

来人拎着雨伞和塑料袋，牛仔裤的裤脚颜色有些深，似乎是被雨水浸湿，正是夏之光。

“有事吗”，焉栩嘉有些诧异，面上却是冷淡。

“好点了吗，这是胃药和粥，你趁热吃点。”夏之光目光闪烁，一瞬间又露出了熟悉的犬科动物一样的神情，像是意识到有些不妥，随即脸上又恢复平静。

“谢谢，没有事的话我要睡了”。焉栩嘉接过东西就要关门落锁，可最后一刻还是迟疑了。

他定定地倚在门口，夏之光也纹丝不动。

倏然之间，电闪雷鸣。

焉栩嘉的心脏仿佛被雨水淹没。他意识到，心房里被冲刷走的，是他们潦草荒唐的青春。

待到天明破晓，日光照耀，那些讳莫如深的过往终将风流云散，他的少年也会成为别人的新郎。

时光在眼前不可逆转的流逝，焉栩嘉越想越悲伤，他没头没脑质问道：“凭什么要留下我一个人？”

夏之光的眼神暗淡下来，转身要走，焉栩嘉猛然拉住他的手腕，“之光”。

一声叹息落在焉栩嘉耳畔，恍神间已被拥入怀中。

夏之光呼吸凌乱，鼻音也比往常浓重，“嘉嘉，也许一开始我们就不该相遇。我是一个懦夫，惹你动心却没能陪你走下去，如果能重来一次，宁愿你不要遇见我……嘉嘉……别哭，我不值得你为我难过。”

温热的液体落在焉栩嘉肩膀。这个怀抱太痛了，他想挣扎出来却不被允许，只能用想象去亲吻那双琥珀般流泪的眼睛。

夏之光整个人都在抖，他抚上焉栩嘉后颈的肌肤，叫着他的名字，“嘉嘉，对不起，以前的那些都忘了吧……”

南柯梦醒，万籁俱寂。

不知何时，焉栩嘉已泪流满面。残留的体温和痛觉提醒着他，他们刚刚结束了八年来为数不多的，也许是最后的拥抱。

夏日的花朵终究抵不过绵绵秋雨，摇落了一地伤心。

蓦然回首，容颜不在忧思中。人间只剩他一人，形影相吊，冷清孤寂。

焉栩嘉脱力地倒在床上，如被抽离了灵魂。

往事走马灯般在眼前掠过，肉体的疼痛和心底的寒冷随着睡意逐渐消弭，他如婴儿般蜷缩在柔软的床上渐渐睡去。

Chapter2

焉栩嘉和夏之光的“孽缘”，要从一次换座位说起。

秋日的阳光透过玻璃折射到书本上，欺骗性的让人忽略窗外的寒意。焉栩嘉看着夏之光和赵磊、翟潇闻闹得正欢，时不时发出响亮的笑声，不禁翻了个白眼。

高一上学期开学一个月后，班主任美其名曰“以静制动，学习互补”，将焉栩嘉的前任同桌赵让替换成一个叫做夏之光的男生。

焉栩嘉性格稳重安静，中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市重点高中实验班高一二班，从小到大一直是大家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前任同桌赵让也是个安静的乖宝宝，两人一直相处的十分融洽。可新来的同桌夏之光，性格却和焉栩嘉大相径庭。

多动，手欠，话又密，整天“招蜂引蝶”小嘴叭叭，连后桌赵磊翟潇闻都被收为了“后宫”，有理由怀疑这货根本不是艺术特长生，而是某云社关门弟子，焉栩嘉腹诽道。

自从成为同桌后，两人的“世界大战”就拉开帷幕并持续升温。

从中奖杯子套盒谁要“奥特曼之母”到究竟谁管谁叫哥，成为同桌后两个月的每一天，两人大小战争已经爆发无数场，却始终没吵出个输赢，周围同学已经从积极劝架的居委主任转型成了前排围观的吃瓜群众。

“打是亲骂是爱”，每次一吵架，赵磊翟潇闻总会一副“你懂得”的表情相视一笑，如是说道。

“嘉哥，出来打球啊”。赵让和何洛洛抱着篮球，一脸的雀跃。

焉栩嘉郁闷地摆摆手，“你们先去吧，我数学题还没做完。”

“怎么啦，小徒弟，用不用为师为你传道解惑啊？”欠嗖嗖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

“不用。”焉栩嘉冷漠地拢起卷子。

“哎呀，还生气呢”，俊秀的男生一把搬过焉栩嘉的肩膀，“嘉嘉我错了，你看看我嘛……”

焉栩嘉不胜其烦，“好了好了，叫的跟催命似的，给你个机会，想讲就讲吧。”

男生露出了小狗狗一样的神情，一屁股坐在焉栩嘉身边开始认真看题目，浓密的睫毛下两颗泪痣格外显眼，焉栩嘉摸了摸依旧红透的耳朵，不觉看着夏之光的脸出神。

上一节是数学课，焉栩嘉和往常一样认真地听课做笔记，一颗圆圆的脑袋不偏不倚地压在了自己的课本上。

“别睡了，醒醒。”焉栩嘉毫不客气地推开夏之光的头，一把将课本抽了出来。

被推醒的夏之光眼神迷离，左脸上还有未消退的书本印子，“干嘛，”语气像是撒娇。

“你压到我书了。”焉栩嘉目不斜视，继续盯着黑板，“睡什么睡，下周就要测验了，赶紧起来听课。”

“自己预习就能学会，为什么要再听一遍，你以为谁都像你呀，小笨蛋。”夏之光趴在桌子上对着他挑眉。

焉栩嘉亮出了标志性的高贵冷艳下三白，趁其不备一拳怼在他腰上，本以为“大仇已报”可以继续听课，刚要收回拳头，没想到整条手臂竟被抓住了。

“放开”，夏之光的手像鹰爪一般，焉栩嘉几次都掰不开，只能低声警告。

夏之光匍匐在课桌上，蹬鼻子上脸地凑了过来，“就不放，你求我啊。”

琉璃般的瞳仁映出了一张绯红的脸，当下的处境让焉栩嘉想起了电视剧中“登徒子调戏大小姐”的场面，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心底愈发烦躁，不再去看那张坏笑的脸。

“焉栩嘉同学，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数学老师的声音吓了焉栩嘉一跳，他想站起来，夏之光的手却仍钳制着他的手臂。

焉栩嘉想用眼刀把夏之光钉死在课桌上，始作俑者微微眨眼露出了一个无辜的笑容，像极了邻居养的萨摩耶。

“焉栩嘉同学，请站起来回答问题。”老师有些不耐烦。

“老师，我……”焉栩嘉刚要辩解，就被夏之光打断，“老师，我同桌今天生病了嗓子不能出声。”

“那好吧，焉栩嘉注意休息，夏之光你来回答。”

全班哄堂大笑。

“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焉栩嘉幸灾乐祸。

夏之光看着他弯成月牙的双眼，好脾气地笑了起来，在站起来之前，轻轻地挠了一下焉栩嘉柔软的手心。

下课后，焉栩嘉一拳锤到夏之光肩膀，接下来就用校服蒙着头趴在课桌上，任凭夏之光“嘉嘉长，嘉嘉短”就是不理人。

闹了半天夏之光终于没了声音，正当焉栩嘉以为可以消停一会儿的时候，蒙在脸上的校服被揭开又放下，夏之光的脸凑了上来，“嘉嘉，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两人埋在一件校服下，阳光透过布料在夏之光的半边脸氤氲出一片光影，温热的呼吸交织缠绵，焉栩嘉的脸颊烧了起来，拉下校服马上起身，呆呆地点了点头，尽可能地把自已从这种诡异的气氛中抽离。

“凭什么叫你师父啊。”讲完题后，焉栩嘉的脑海中又回想起刚才的场景，懊恼又挫败。

夏之光憋不住笑得肩膀发抖，“一日为师终身为……”

“你给我滚！！！”

“你有我这个英俊帅气的爸爸不好嘛……啊，救命啊，焉栩嘉谋杀啊！！！”

转眼就到了年末，今年校领导决定将艺术节和元旦晚会一起办。

焉栩嘉从小学钢琴，被爱唱歌的翟潇闻拉着组了双人弹唱；夏之光专攻舞蹈，赵磊学过声乐，两人一拍即合报了节目。

为了不耽误学习，晚自习后，四个男生每天还要借用学校练功房排练。焉栩嘉平时话少鬼点子多，和赵磊凑一起天马行空负责策划；夏之光人缘好，和翟潇闻一捧一逗协调资源，四个养眼大帅哥两两搭档，节目质量有保证，学生会干部们高抬贵手开了绿灯。

日子打打闹闹就到了元旦，艺术节如期召开。

焉栩嘉选了《without you》《富士山下》《带我走》三首钢琴伴奏串烧，翟潇闻音色出众，对普通话和英文比较拿手，但初次尝试粤语歌着实心里没底。焉栩嘉曾在广东读过小学，粤语

水平还不赖，便将歌词一句句拆开教翟潇闻发音。

上台之前翟潇闻还拉着他嚷嚷好紧张，结果上台一开嗓，这家伙比谁都放得开，焉栩嘉见状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一曲终了，台下掌声震动。

“终于唱完了，怎么样嘉哥，咱们演得还不错吧。”翟潇闻不适应穿西装，领结勒得有点紧，刚到后台就迫不及待地拽下来松口气。

焉栩嘉不习惯带妆，脸上出油有点浮粉，他仅有的经验就是彩排时看夏之光化妆，便有样学样地拿起镜子补粉，还不忘接梗，“那得不错啊，咱俩一弹一唱真是天作之合，比凤凰传奇都绝配”。

“真没发现啊，最近跟你闻哥我混得，捧眼有长进呀。”翟潇闻一脸臭屁。

焉栩嘉哥俩好地搭上他肩膀，“那必须的”。

两人打闹着退到幕后。下个节目就是夏之光和赵磊搭档，他们选的曲目是《花样年华》《白月光》《大鱼》，两人用歌舞的形式分别扮演歌曲中的主人公。

歌声微凉，如泣如诉。

焉栩嘉躲在幕后，目光追随着舞台上白衣翩跹的身影。

翻飞，盘旋，定点。

年华暗随流水，月光逐梦漂游。
鲲鹏可接北海，蟋蟀不知春秋。

镜花水月终被时光湮灭，爱恨嗔痴在世事枯荣中浮沉。

临近尾声，鲜花漫天如雨落下。夏之光的身影在舞台上飞旋，一圈又一圈。

很久之后，焉栩嘉才意识到，从那时起，夏之光就用满腔柔情织成了一道细密的网，千匝情丝将他温柔缠缚，甘愿做一场永不醒来的梦。

曲终舞尽，夏之光和赵磊谢幕，从另一侧下台。

“嘉哥，嘉哥……你怎么哭了。”翟潇闻的声音将焉栩嘉拉回现实。他摸了摸脸，触手即是冰凉，“没事儿，就是赵磊唱得太感动了。”

焉栩嘉和翟潇闻并肩走出后台，学生会干部已经准备了鲜花等候许久，清一色的红玫瑰配满天星。焉栩嘉例行公事地接了下来，跟在熙攘人群后独行。

前方传来起哄的声音，原来是翟潇闻收到了花。送花女生低下头红着脸，在大家善意的调笑中小步跑开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一向厚脸皮的翟潇闻捧着花，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难得有些害羞。焉栩嘉慢慢地挪到他身边才发现，一束白玫瑰在怀中盛放。

一瞬间，脑海中飘逸的白色身影与现实白色花瓣重叠，目之所及处却不见那人的身影，焉栩嘉的心莫名有些悸动，大胆的念头在心底破土而出。

“砸修门，这花我征用了。”焉栩嘉一把抢过翟潇闻的花，夺门而出。

“焉栩嘉，你抢劫呀！！！”

Chapter3

晚会接近尾声，后台人声鼎沸，表演者都在准备谢幕。

焉栩嘉捧着花在人群中匆匆逆行，脸颊和鼻尖被凝滞的热空气蒸出一层薄汗，眼线也因脱妆在眼底留下了阴影，看上去像极了油画里的吸血鬼伯爵。

站在4号化妆间门前，焉栩嘉踌躇半晌，终于推开了门。

房间里灯火通明，白衣少年坐在椅子上对镜出神，一改往日的活泼模样。

焉栩嘉把花藏在背后，深吸一口气压抑住内心的躁动，随即郑重开口，“之光。”

“嘉嘉？”夏之光转了过来，表情有些诧异，“怎么不去谢幕。”

总不能说是来找你的吧，焉栩嘉颌首不语。

夏之光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一头雾水，刚想开口缓解一下气氛，只见焉栩嘉变魔术似的从背后拿出一束花，一下子举到他面前。

像是下了多大的决心，焉栩嘉埋着头整张脸红成了水蜜桃，“呐……这个给你”。

气氛开始沉默，周遭安静的能听见呼吸声。

焉栩嘉脑海里已预想了无数次被拒绝的场面，他刚想打退堂鼓溜之大吉，手上的花被接了过去，夏之光低下头去嗅花瓣，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第一次有人给我送花”。

焉栩嘉嘴唇翕动，表情有些期待，“你……喜欢吗。”

夏之光澄澈的瞳仁波光粼粼，仿佛压抑着什么。

焉栩嘉突然哽住了，一直以来深藏在心、不敢正视的感情似乎有了答案，竟逼得他有些鼻酸。

花束被小心翼翼地放在化妆台上，夏之光的手环住了他的腰，毛茸茸的脑袋蹭着颈侧，撒娇的声音在耳畔呢喃，“嘉嘉送的我都喜欢”。

晚会结束后，两人并排走在人群末端。焉栩嘉以前从未在意，现在突然发现，回家的路似乎变得有点短。

“嘉嘉，为什么要送白玫瑰呢。”夏之光一副不解风情的求知模样。

焉栩嘉露出高深莫测的表情，“你猜”。

这个疑问很快被夏之光抛在脑后。

多年以后，他辗转得知，白玫瑰的花语是，“我足以与你相配”。

元旦短暂欢乐后，同学们被迫从节日气氛中抽离，进入紧张的期末复习状态。

艺术节的事如一段插曲，似乎并未在两人之间改变什么。有时在日常小学鸡互啄时，焉栩嘉时不时会怀疑，那天温柔的夏之光会不会是自己的幻觉。

但是他的小郁闷很快就被期末复习的焦虑淹没。虽然焉栩嘉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数学却始终拖后腿，每次考试都没超过110分，即使上补习班也很难提分，这对于打算选择文科的焉栩嘉来说是个拉分项。

后来夏之光竟然良心发现，自动放弃下课时间，担任起焉栩嘉的课后家教。做为回报，焉栩嘉成了夏之光的“人形闹钟”，每天早上6:00雷打不动叫起床，上课在夏之光打瞌睡时将其无情弄醒。

翟潇闻和赵磊八卦这些的时候，焉栩嘉和夏之光相对着趴在课桌上睡得沉沦。

冬日的黄昏寥落静谧，枯黄的树叶深埋在积雪之下，阳光越过刺破天空的倔强枝丫，在少年身上留下斑驳的光影。

多年以后，翟潇闻和赵磊相约回母校。路过曾经的教室，两人不约而同地回想起那时的场景。

青葱少年已成为岁月的永生花，在记忆深处永远封存。

如果可以，谁不希望时间定格。

收到夏之光的拜年微信时，寒假已过了小半。

焉栩嘉正坐在桌子旁学包饺子，眼看着第六个饺子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不禁怀疑人生。

微信语音通话响起，焉栩嘉拍打掉手上的面粉，抓起手机躲到了卧室。

“嘉嘉，在干嘛。”夏之光抱着布偶猫，握着猫爪跟他打招呼。

焉栩嘉垮着小脸，“学包饺子。”

“嘉哥，你做出来那东西确定不是生化武器？”

“瞧不起谁呢，怎么说也比何洛洛的蛋饼强。”

焉栩嘉和夏之光你一言我一语侃了半个多小时，只听夏之光说道，“嘉哥，假期我和爸妈吵了好久，他们终于同意我艺考了。”

“之光，恭喜你。”焉栩嘉语气诚恳，心底难免有些沉重，脑海里回想起考后谈话时的场景。

寒假前期末考试后面面临分班。班主任将班级前十名和即将离开实验班的同学叫到办公室谈话。

焉栩嘉班级排名第3，年级排名第7，自然身在其中。在他的督促下，夏之光从一开始的班级倒数第10一跃成为班级第25名，年级排名也从第90名上升到第50名。

分别的气氛笼罩全班，焉栩嘉却有些庆幸，身边的人来了又走，幸好他和夏之光还在一起。

班主任也只有三十岁，高马尾看起来青春又干练，但说出的话却相当苦口婆心，“焉栩嘉，你的成绩有望考上重点大学，希望能继续保持。当时换同桌，也是希望在你的影响下，夏之光能好好学习，变得稳重一些，现在看来效果不错。这孩子和你们不同，以后可能会走艺术道路，希望你能继续努力，不要被一些多余的事情影响。”

焉栩嘉早就领会了弦外之音，不动声色捏紧拳头坚定道，“我们都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嘉嘉，我新编了一只舞，开学跳给你看好不好。”夏之光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

你我虽然前程未卜，可至少还有两年共渡的时光。

焉栩嘉这样想着，不禁弯起了杏仁眼，“好啊，等我回来。”

反应过来的时候，焉栩嘉发现自己的心已经失控了。

高一下学期明显比上学期更加紧张，体育课也成了同学们最奢侈的放松时间。

周五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每次打完球后，夏之光和焉栩嘉总会悄悄“失踪”。

学校顶楼有一个废弃物仓库，那里可以通往天台。夏之光不知从哪里学会了撬窗户，一次体育课偷偷拉着焉栩嘉爬过了这扇窗，两人便拥有了只属于彼此的“秘密基地”。

从此每周五的晚上，两人都默契地不回家。空旷的天台成了独享的舞台。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夏之光的影子追寻着变幻的舞步，幻化成唯一的舞伴。

绯色暮光里，天矫的身姿如鸿雁般排云而上，最后和夕阳一道融化在眼中。

焉栩嘉喜欢坐在自带的垫子上看夏之光跳舞。

天台是学校的最高点，高空的风宛如无形的屏障，将外界喧嚣过滤成寥远的回声。

他时常产生全世界刚经历过一场核爆的错觉。

未燃尽的废墟上，劫后余生的两个人在满目荒凉中纵情狂欢。不知为何而歌，为何而哀，朝生暮死挥霍着炙热的爱恨。

他们是彼此忠实的观众，也是世界上最后的羁绊。

风和日丽的时节，焉栩嘉也不会浪费偷来的大好时光，总会温习课本或看自己喜欢的小说。夏之光见不得人安静，跳累了以后，就把焉栩嘉的腿当成枕头，时不时像未断奶的狗子一样闹人，捏脸、挑下巴……“无耻”地吸引他的注意。焉栩嘉也不太理会，冷冷地瞪他一眼，拍掉兴风作浪的“狗爪”。

当然，就算不堪其扰，焉栩嘉对着那张脸也丝毫酿不出火气，有时干脆扳住夏之光的肩膀，索性把闹腾的“狗头”压在自己腿上。

也许看起来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好，夏之光总是闹着闹着就睡着了。

焉栩嘉将手指插入蓬松的头发，一路描摹英挺的剑眉，掠过清晰的下颚线，最终停留在淡色的唇角。

微风渐停的下午，夏之光躺在焉栩嘉的膝盖上，安静地沉睡，温暖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焉栩嘉仿佛被这种柔情蛊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俯身，在他唇上印下一个蜻蜓点水般的吻。

Chapter4

“哇呜，好配呀。你说他俩是不是真在一起了。”

下课期间，斜对桌的女孩子们按耐不住八卦的少女心，凑在一起窃窃私语，炙热的目光时不时的扫过当事人。

焉栩嘉敏锐地捕捉到了她们的视线，故作冷漠埋头继续刷题，却被渐渐变红的耳廓暴露了心情。

其中一个高马尾的女生悄悄地坐在了夏之光空位上，戳了戳焉栩嘉的胳膊，“嘉哥，你看这个。”

手机屏幕上是他和夏之光趴在课桌上相对补觉，虽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但焉栩嘉却心虚地开始结巴，“怎……怎么了”。

“你不觉得你俩在一起配一脸吗。”

“你有毒吧，是文看多了嘛，脑子里都是些什么废料。”焉栩嘉神情惊恐，像只炸毛的猫。

女孩子不依不饶，“休想转移话题，你和夏之光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焉栩嘉不想撒谎，越说越心虚，“我们哪有那些……”

女生们一副“磕到了”的表情，压抑着惊呼，引得不明所以的人频频侧目。

上课铃响，吃瓜群众作鸟兽散，另外一位当事人夏之光走了进来。

“怎么了？”焉栩嘉见他心情不佳问道。

夏之光叹了口气，却没给他任何眼神，“没什么。”

焉栩嘉看着他面无表情的侧脸，突然觉得有些陌生。

本节是语文课，课前班主任对月考成绩进行总结，焉栩嘉和夏之光的成绩分别是年级第30和第70，与高一期末考试成绩相比都有些下降。

课后，班主任找到焉栩嘉谈话，内容无非是不要分散精力提高学习效率等老生常谈。

只是在最后，班主任通知了焉栩嘉一个消息，要给他换个新同桌。

课间一片喧嚣，焉栩嘉却充耳不闻。不到十米的走廊竟有些漫长，怎么走也看不到尽头。

到达教室门口后，夏之光正在帮焉栩嘉的新同桌搬书，自己的东西已经整齐地摆放在新座位上。

焉栩嘉看着夏之光如蜜蜂般来来回回，却一直刻意躲避自己的目光，根本不给任何回应。

“夏之光，你就这么着急走吗”。

搬完的最后一刻，焉栩嘉的情绪脱口而出，语气像在质问，也像在挽留。

夏之光身形一顿短暂回了头，满脸心事却欲言又止。

晚自习，夏之光的微信传到了焉栩嘉的手机上。

“对不起，不能继续陪你了。我们还是分开吧。嘉嘉，你要保重。”

似乎听到了心脏破碎的声音。

焉栩嘉停下笔，失魂落魄地插上耳机，随机切了首歌，恰好是一个新晋男团的原创曲，只听低沉嗓音唱道：

我们是走散了
还是从来都没见过
也开始反问自己
这又能有多深刻
回忆好像只有在回忆时才让人向往
我们不要再见
Cuz I know you're already gone

三班班花成功追求夏之光的事情传得满城风雨，即使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焉栩嘉也不免有所耳闻。

新来的同桌是一个带黑框眼镜留着斜刘海的女生，平时人很温柔话不多。焉栩嘉偶然得知，她居然有一个外班的男朋友。

提到男朋友时，同桌掩藏不住满眼的笑意，“他呀，虽然成绩没有我好，但是一直为了考入实验班努力，我们约好了考同一个城市的大学，等到毕业就结婚”。

焉栩嘉由衷地祝福，“真羡慕你们，结婚的时候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女孩子笑得羞赧又幸福，“嘉嘉，希望你也能等到自己爱的人”。

在看到考试成绩的那一刻，焉栩嘉并未觉得难过，反而有些想笑。

他和夏之光果然是自作自受。

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焉栩嘉从年级第30名滑落到第54名，夏之光也从年级第70名掉到了第90名，显然已经在实验班成绩的边缘。

半个月前，高一二班和三班在体育课相遇。两班男生切磋球技是体育课的家常便饭，夏之光这种风云人物自然也在其中。焉栩嘉虽是全校有名的学霸帅哥，还是羽毛球队的主力，但在篮球上却稍微逊色，此时只能和赵磊翟潇闻在场下观战。

一番激烈角逐后，本班以6:4的比分险胜三班，同班的男生们拥在一起欢呼起来，夏之光大笑着撩起球衣抹掉了鬓角上滚落的晶莹汗珠。

三班班花满脸绯红，手中抱着校服，被笑闹的女孩子们推上前来。夏之光熟悉地红了脸，在男女生的起哄中，轻轻地吻了女生的额头。

本来甜蜜的场景在赵磊和翟潇闻看来甚是糟心。两人默契地使了个眼色，忧心忡忡地望向焉栩嘉。

自从他俩分开后，翟潇闻和赵磊私下里担心的要死，每天暗戳戳地观察焉栩嘉的情绪，课余时间使出浑身解数逗他开心。翟潇闻曾吐槽，“焉栩嘉这小子真是个蓝颜祸水，咱俩耍猴儿一样费尽心思，就为了博他一笑。”

热辣阳光照不进眼底，焉栩嘉的心如坠冰窟。这种场面对他来说过于残忍，焉栩嘉“腾”地起身，转身拉起身边的翟潇闻。

翟潇闻吓了一跳，“怎么了嘉哥。”

“陪我打球”。

从体育课到现在已经打了9场羽毛球，翟潇闻累到腿软，对手反而越战越勇。中场换成了赵磊。焉栩嘉专注地盯着对面的发球，眸中一片水光。

翟潇闻拿着矿泉水，担忧地望着球场的方向，“嘉哥，下来喝点水吧。”

焉栩嘉的球风带着一股子狠戾，听到了翟潇闻的话后依然默不作声，发狠一个扣杀结束了本局。

在夏日毒辣的太阳下连打十几场，焉栩嘉已经两个多小时没喝水，此时满脸通红，维持防守姿势喘着气。赵磊拧开一瓶水，正打算钻过球网递给他。

只听一声脆响，球拍落地，焉栩嘉应声向后倒去。

失去意识前，焉栩嘉似乎听到了两人撕心裂肺的声音。

Chapter5

在期中考试复习阶段的“节骨眼”，焉栩嘉却生了一场大病。

医生检查完说并没有大碍，只是中暑虚脱再加上平时压力太大引起的，养一段时间就会恢复，妈妈替他向班主任告了一个星期的假。

休养期间，焉栩嘉关闭了所有联系方式，总是整夜整夜地失眠，整天一副病容如行尸走肉一般，话比平时少了好多，就连吃饭都提不起兴致，全家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假期的最后一个晚上，妈妈敲响了焉栩嘉房间的门。

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在地板上汪出一泓清泉。焉栩嘉没有开灯，独自浸润在黑暗中。

“大宝，妈妈能进来吗。”温柔的声音响在门外。

焉栩嘉木雕泥塑般倚在床头，听见开门声并没有动作，只觉得一双温暖的手覆上了他的头。

妈妈坐在他的对面，柔声问道：“在想什么？”

焉栩嘉垂下眼抱紧膝盖，语气很轻，“妈，你觉得我是不是变了。”

“大宝变得懂事了，成熟了，不会和爸妈赌气了，也不会再和弟弟吵架了。当然，也会为喜欢上一个人难伤心了。”

焉栩嘉眼眶酸痛，被迫仰起脸。

他觉得自己像森林里换刺期的刺猬，刚脱掉全身的刺就遇见了一场暴雨。暴露在外的柔软肌肤被雨水浸泡得生疼，他却只能胆怯地躲在芭蕉下，不知何时能等到雨停。

“能和妈妈说说，他是个怎样的人？”

“他……很好。性格好，长得好看，人很聪明，还会跳舞，以前……他还很照顾我。”

“大宝，那你为什么会这么伤心。”

“他什么都好，只可惜不会爱我。”

焉栩嘉将头埋在膝盖上，任凭眼泪消失在睡衣的布料中。

从小到大，他仿佛活在云端的象牙塔上，不识世态炎凉人间爱恨，一步一步沿着铺好的天梯走向未来。夏之光的出现，让他舍弃了原有的道路，妄图攀援青绿色橄榄枝也能通天，没成想一念之差却从七彩天堂坠入了娑婆世界。

焉栩嘉平时最讨厌哭，他认为眼泪只属于弱者，可现在却如同穷途末路，无助地倾诉着这段孤注一掷但又无法宣之于口的爱恋，他甚至担心自己的感情过于“异类”，甚至会被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母亲憎恶看轻。

“爱一个人也要讲究时间和缘分。你们都太年轻前程未卜，面临着很多变数，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如何，现在谈爱情有些太重，而且你们还有好多重要的、没有完成的事。如果他真的是对的人，就会陪你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最终克服万难在一起”。

妈妈的眼睛纯净又温柔，焉栩嘉很幸运的继承了她的美貌，夏之光也说过最喜欢的就是他的眼睛。

焉栩嘉抹了把眼泪，鼻音有点重，“那我该怎么办。”

“暂时放下，忙碌起来让时间治愈一切。”

不出乎焉栩嘉预料，期中考试果然是“滑铁卢”。焉栩嘉考前“放水”，下滑到年级54名，夏之光更是惨不忍睹，直接“跳水”到年级第101名。焉栩嘉着实有些无奈，心说这成绩不会是选秀“摇号”摇出来的吧。

物理课讲完卷子，班主任找到了焉栩嘉。

无论成绩多么魔幻，焉栩嘉仍一如既往地淡定，但是老师的“神操作”还是打得他措手不及。年轻的班任恨铁不成钢地通知焉栩嘉，要他做为成绩下降的“反面典型”，在家长会上总结下降原因，演讲时长不得少于五分钟。

焉栩嘉表情崩溃：“老师，我可以选择拒绝吗。”

“焉栩嘉同学，希望你化悲愤为力量，不要辜负自己”，班主任不容辩驳地说。

焉栩嘉换座位成了家长会后的最大新闻。

赵磊好心搭把手搬东西，一脸郁卒地看着焉栩嘉“野兽派”的杂乱书桌无从下手。

翟潇闻戏精上身，化身嫁女儿的老妈子，捏着面巾纸做挥泪状，“嘉嘉，出阁以后要常回娘家看看啊。”

焉栩嘉忍俊不禁，“差不多得了，不就是搬到你俩后桌吗，要不你唱个《十八相送》？”

家长会后，部分家长曾表扬焉栩嘉的演讲言之有物、分析透彻。做为“奖励”，班任同意了他独自一人坐到最后一排的请求。

那是个绝佳的位置，正对着窗，目之所及皆是晨露夕阳，赵磊曾吐槽不愧是后宫番男主的标配座位。

所有物品已经搬完。

焉栩嘉坐在新座位上，面无表情语气冷淡，“别这么看我。”

“为什么要换座位？”夏之光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焉栩嘉站起身与他平视，“夏之光，我为什么搬走难道你不比谁都清楚？既然我不能改变心境，那只能改变外界环境。”

谈话不欢而散。从此以后，焉栩嘉和夏之光仿佛有意避开对方，公共场合十米内不会出现对方的身影，就连在球场上相遇都会故意错开视线。

形单影只坐在最后一排，焉栩嘉买了只乒乓球大小的仙人球与自己作伴。

森林中的小刺猬终于过了换刺期，逐渐新生的坚硬的刺交错盘结，如盔甲般陪他栉风沐雨。

焉栩嘉拼命地摒弃所有杂念，强迫自己不再去听夏之光的任何消息，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学业上，任凭外界天翻地覆都和自己无关，整颗心脏仿佛陷入了冬眠。

高一下学期期末像一道分水岭，不仅划分了文理科的道路，更是筛选出了实验班的最终淘汰者。焉栩嘉对自己年级第6名的成绩并不意外。目光一路向下，最终在年级第120名处找到了夏之光。

寒假依旧在年味儿中溜走，焉栩嘉几次点开微信熟悉的杰尼龟头像，最近的对话已截止在去年5月份。

零点将至，春晚主持人开始倒计时。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

窗外烟花盛放，燃尽了无边夜色。过往种种在心中复苏。

辞旧迎新的时刻，会是谁陪在他身边。

原本沉睡的心有些酸痛。窗外万家灯火，焉栩嘉真的很想见到那张熟悉的脸，对他说一声“新年快乐”。

新学期也意味着分别在即。夏之光离开实验班的时候，焉栩嘉破天荒地送到了门外，像即将作别多年的老友，他拥着夏之光轻轻地说：

“再见，之光。”

Chapter6

一切都在高二上学期尘埃落定。

文理科分班后，焉栩嘉、赵磊、翟潇闻三人都学文科，还幸运地都被分到了十二班，夏之光离开实验班后，被分到了十三班。

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两人却一直巧合地“王不见王”，就连腐魂燃烧的女孩子们都渐渐忘了，焉栩嘉和夏之光曾经有过那样亲密的光景。

“嘉哥，这题怎么做。”分班后焉栩嘉“千年媳妇熬成婆”，也搞起了家教“副业”，课余时间给同桌翟潇闻讲数学“开小灶”。

焉栩嘉摘下耳机拿起笔，在纸上一顿写写画画，几分钟过后，“是不是选C？”

“哇……你是人吗？这么快就算出来了？”翟潇闻哀嚎着变身“人间小苦瓜”。

焉栩嘉挑眉一笑，露出了“不愧是我”的表情，刚想换张纸讲题，前桌女生的谈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听说了吗，夏之光和女朋友分了”。马尾辫女生一向消息灵通。

羊毛卷女生惊讶道：“就是那个跳舞好、人巨帅的夏之光？”

“对呀对呀。据说是夏之光提的分手，女生难过的哭了一个晚自习。”马尾辫女生语气同情。

“没想到长得那么帅居然是个渣男，亏我还喜欢过他好久。”羊毛卷女生觉得自己房子塌了。

“谁说不是呢，我还磕过他和焉栩嘉的cp。”

“你看我们嘉嘉多好，长得帅学习好，那么多人追一直都没答应，也不知道以后是谁捡到宝，能当他女朋友。”

“哇……你要不要脸，还‘我们’嘉嘉，帅哥可是全世界的。”

翟潇闻听到了她们的对话有些尴尬，正想着要怎么转移话题。只见焉栩嘉的神情冷得吓人，似乎想辩解什么，但最终还是作罢。

焉栩嘉已经拿出了一张空白纸，笔转得飞起：“砸修门，刚才咱们讲到哪里了？”

周五的最后一节还是体育课。放学后，焉栩嘉站在废弃物仓库的窗口下，已经徘徊了很久。

窗依旧虚掩。焉栩嘉翻过布满灰尘的窗台，旧物囤积的仓库还是如此，没有什么改变，阳光汇成的一道道光柱中，肉眼可见飞舞的灰尘。

焉栩嘉下意识地踏上天台，这里曾经是两人的“秘密基地”。抬眼的一刹那，他的眼眶不自觉地湿润了。

秋日向晚，夏之光躺在天台上浅眠，似乎没有发现他的到来。

冬眠的心脏渐渐苏醒，焉栩嘉怔在原地。

他才发觉，念念不忘的也许不只是自己。

他曾经拼劲全力地逃避这段感情，可日夜压抑的思念却化成了一柄利刃，最终还是戳破了真心。

逃不掉抹不去的，可能就是宿命。

放轻脚步一步步走向沉睡的人，却并没有惊扰他的梦。

焉栩嘉的目光在夏之光的面容上流连。几个月不见，曾经饱满圆润的轮廓线条愈发凌厉，深邃的眉眼，泪痣点缀在细腻的肌肤上，整个人看起来锋利又艳丽。

微风乍起，凉意渐生。

离开天台，焉栩嘉脱下校服外套，小心翼翼地盖在了夏之光身上。

做题思路被走廊里的喧嚣声打断。

焉栩嘉烦躁地揉着眼睛，从书堆里抬起了头，“赵磊，他们干嘛呢。”

“不知道啊，”赵磊一头雾水，对着门外招手，“小翟，那边出什么事儿了？”

翟潇闻硬是从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挤了出来，声音带着哭腔，“磊磊，夏之光受伤进医院了！！！”

仿佛晴天霹雳般，焉栩嘉手中的笔摔在了地上。

自从接到夏之光受伤的消息后，接下来的课已经听不下去了。焉栩嘉攥着手机面若寒霜，屏幕上已被浸了一层汗。

夏之光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微信发了十几条也没回复。翟潇闻眉头紧锁，显然成了自闭的“小苦瓜”，赵磊偷偷换了座位，坐在焉栩嘉旁边揽着他的肩膀。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两天，听到夏之光已经完成手术的时候，刚上完历史课，焉栩嘉正在整理笔记。

自从和夏之光失联后，焉栩嘉两个晚上失眠了。他一向喜怒不形于色，在家里和学校都掩藏的滴水不漏，丝毫看不出任何异样。

自我封闭的心墙，一夜之间无声崩塌。

傍晚放学，赵磊带着焉栩嘉翟潇闻打车来到了医院门口。询问导诊台护士后，一行人终于找到了夏之光的病房。碰巧的是，居然偶遇了何洛洛和赵让。

病房门口，几个人探头探脑看了半天。

焉栩嘉清清静静地站在外边，抖动的睫毛暴露了他的情绪。

赵磊用眼神示意翟潇闻，两人便揽着焉栩嘉避开其他人。

看到病房门牌上夏之光的名字时，焉栩嘉酝酿好的理智冷静在一瞬间溃不成军。温热的液体在眼眶中沸腾，他不敢面对别人关切的眼神，只能将视线放到别处。

“嘉哥，我知道你难受，进去之前你先收一下”，赵磊揽着焉栩嘉肩膀给他打气，“夏铁钢生命力顽强，一定没事的。”

翟潇闻直接上手给他擦眼泪，“嘉嘉，你听我说，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如果你怕控制不住，就先别说话，我俩给你打掩护。”

“嘉嘉怎么了。”何洛洛和赵让也赶了过来。

翟潇闻在一旁打哈哈，“没事儿，他有点儿晕血，怕看见夏之光伤得太惨。”

敲门后，一个漂亮女人开了门，是夏之光的母亲。一番问候以后，夏妈妈善解人意地离开了病房，留下他们几个和夏之光聊天。

翟潇闻率先打破沉默的气氛，跟何洛洛一起斗嘴扯皮，赵磊和赵让也不时加入其中。夏之光笑点极低，麻醉药效刚过，时不时大笑的动作扯得刀口有些疼，龇牙咧嘴的表情逗得大家都笑了。

焉栩嘉坐在床边，拿着水果刀削苹果。

刀尖平稳掠过脆生生的果肉，红色的果皮从白净的手上盘旋垂落。

夏之光懒散地靠在床头，亮亮的眼睛有意无意地去看他。

赵磊的眼神在两人之间走了几个来回，终于开口：“小翟，我这里有饮品店的代金券，你带着他俩去帮我们选点喝的呗。”

翟潇闻比着OK的手势，一手一个揽着何洛洛赵让向外走，“今天都放开了喝，全场由你闻哥我买单。”

见他们三个走远了，赵磊比了个出门的手势，对着夏之光做口型，“别担心，我在门口把风。”

天色渐晚，窗外路灯渐渐亮起，病房里静的出奇，只能听到钟表的声音。

“嘉嘉……”夏之光忍不住打破了尴尬。

焉栩嘉停下切苹果，“干嘛。”

“能帮我拿下湿巾吗，已经两天没洗脸了。”

焉栩嘉抽出一片湿巾，看都不看就丢到了夏之光床上。

夏之光笨拙地撕了一会儿包装，只听他耍赖道：“嘉哥，现在我都成残疾人士了，咱能赏个脸照顾一下病号嘛。”

焉栩嘉毫不吝啬地赏了夏之光一个白眼，一屁股坐在床上，拆开包装给他擦了起来。

几天不见，夏之光的刘海有些长，脸色和嘴唇看起来格外苍白，整个人又清减了几分。

焉栩嘉看着他左臂上略微渗血的纱布问道：“怎么弄成这样的。”

“就是跳舞的时候摔了一下，没事的，医生说我年轻，过段时间就养好了。”

“啪嗒”，压抑多天的情绪瞬间决堤，来不及开口，焉栩嘉所有的话都化做泪水，源源不断地从眼中滑落下来。

他不敢去想那只修长的臂膀是怎样被折断，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是怎样被缝合，焉栩嘉控制不住地心疼，像受了极大的委屈，伏在夏之光肩膀上哭出了声。

夏之光把他半抱在怀里，顺着他的后背：“别哭了，嘉嘉。”

等情绪平复了一些，焉栩嘉抬起了头，还是不停地在抽气。

夏之光的目光难掩深情，抬手轻柔地抹去他眼角的泪水。

焉栩嘉的心仿佛被眼泪泡软。曾经那些幼稚的较量，伤感的别离，孤单的思念都化为满腔的爱意，他贪恋此刻缠绵的光景，如果可以，他愿意将夏之光永远融入自己的骨血中。

恍神间，夏之光吻上了他的嘴唇。

下巴被轻轻捏开，柔软的舌在唇齿间互相求索。焉栩嘉被吻得有些迷乱，分开微微喘气时，才发现自己正趴在夏之光身上，双臂已不自觉地环在了他的颈间。焉栩嘉的脸瞬间烧了起来，手脚并用地想爬下床。

夏之光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手不老实在他腰间掐了一把。焉栩嘉身子一软，控制不住一下子砸到了夏之光身上。

“啊！！疼……”包扎的手臂被不小的力道扯了一下，夏之光咋咋呼呼地鬼叫。

焉栩嘉整个人都绷紧了，直起身要跳下床去看，“用不用叫护士。”

看他紧张得皱起来的包子脸，夏之光拉住他恶劣地笑出了声：“哈哈哈……嘉哥，你刚才太可爱了”。

焉栩嘉满脸通红，一拳锤在夏之光胸口，别过脸不去看他，“活该疼死你。夏之光，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总是欺负我。”

笑声渐止，焉栩嘉的手被握住了。他听到自己心跳的回应，期待又不安。

夏之光虔诚地将焉栩嘉的手放在胸口，语气郑重地说：“不会再欺负你了，从今以后只允许你一个人欺负我”。说完他又被夏之光吻住了。

焉栩嘉眸色渐深，反客为主追逐着越来越热烈的吻，他自暴自弃地承认，自己又没出息地栽到了夏之光手上。

Chapter7

夏之光复课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同学都去十三班探望。那时，焉栩嘉趴在课桌上休息，并没有参与围观。

从此以后，焉栩嘉以“夏之光绷带还没有拆不能拿重物”为由，自告奋勇成了“护花使者”，每天晚自习放学都会先送夏之光回家。外人不明就里，羡慕他俩“兄弟情深”，了解行情的翟潇闻和赵磊可被这对“狗情侣”秀得不行，整天直呼闪瞎了眼。

年关之后，高二下学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焉栩嘉天天熬夜学习，两年下来有点轻微近视，索性配了副黑框眼镜，夏之光嘴欠地说他“简直比斯文败类还斯文败类”，遭到了焉栩嘉一阵“爱的抚摸”。

炙热的六月是高考季，艺考集训也接踵而至。

赵磊说得没错，“夏钢铁”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原来还躺在床上病殃殃的，现在能跑能跳、吃嘛嘛香，本来消瘦的面颊都圆了回来。

在夏之光去外地集训前，焉栩嘉接到了他的消息，“嘉哥，有时间出来搓一顿？”。

“那得约起来吧~~~”

夏季的微雨仍意犹未尽，雨滴汇集成一道道溪流从玻璃上流下来。焉栩嘉坐在窗边眺望远方出神。

十几岁的男孩子正是长身体胃口好的时候，两个爱吃肉又怕辣的“馋虫”决定吃清汤火锅。

选的火锅店坐落在江畔上坡的最高点，从二楼可以俯瞰整个江景。环形的江岸下，江水蜿蜒流过，浊浪从暗灰色的天边翻滚而来。

男生之间约会并没有想象中的有情调，两个人点的菜品铺了满满一桌子，根本没功夫谈情说爱，全都在埋头苦吃。

焉栩嘉长得斯文秀气，饭量却不小，从来将“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贯彻到底，夏之光看起来巴掌脸小细腰，实际上更是个“大胃王”。一个不注意，虾滑盘子已经空了一大半，焉栩嘉塞了一筷子羊肉愤愤说道：“夏之光，你给我留点。”

夏之光脸颊鼓的像松鼠，捞起汤底里最后一块毛肚：“服务员姐姐，再上一盘虾滑”。

雨后的风总是特别凉爽。

焉栩嘉和夏之光踩着江岸的石头路下坡，一路扶着公园的台阶上山。

昨天还是满目繁花的景象，一场雨后，湿漉漉的草地上已落满了花瓣。两人在山顶望江楼停住，并肩站在栏杆前。

残留的雨水沿着翘角屋檐滴落，晚风拂过风铃激起一阵清越的回声。尘世喧嚣漫随流水，隐约可闻寺院的钟鸣。

“嘉嘉，我要去艺考培训了。”

“嗯，我知道。”

“你难道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嘛。”

“有，但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说。”

“.....”

“之光，高考你想报哪里。”

“我想报本省最难考的艺术院校，毕业后就在家乡当舞蹈老师，或者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毕竟舞台是我一生的梦想。”夏之光目光灼灼，神情紧张又期待，“你想去哪里？”

焉栩嘉声音很轻：“我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重新开始。”

“为什么想要离开，难道.....这里真的没有什么让你留恋的吗”？

焉栩嘉不禁红了眼眶：“有的”。

一瞬间，绚烂花火燃尽了无边夜色，微不可闻的话语声被巨响淹没。

拉过夏之光的手腕，焉栩嘉把他紧紧地禁锢在怀中。

从一开始，这段感情就是两人孤注一掷的勉强。如蝴蝶逆风飞行，时刻担忧会折断脆弱的翅膀。

当前社会背景下，“同性恋”三个字背负了太多血泪。这条路太难走，偏见与流言如风刀霜剑，岁岁年年严相逼，即使克服重重阻力在一起，谁能保证浓情蜜意不被世俗的洪流冲散。

“我可能给不了他未来”。

心中的声音叫嚣着，焉栩嘉突然沮丧又愤恨，自己还是动摇退缩了。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与其惨淡分离不如从未开始，他不愿余生被遗憾煎熬直到天荒地老。

烟花寂灭，音尘俱绝。

焉栩嘉拼命想从去日无多的相守中偷得一丝温存，他无声地啜泣，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落在夏之光肩膀。

多年以后午夜梦回，他都能想起这段如烟花落幕般迷离惨痛的别离，绝望如同墨色夜空，几乎将心中唯一的光吞噬。

夏之光轻轻地揉着他的背，“嘉嘉，愿你可以一直做你喜欢的事”。

考场上所有人都在奋笔疾书。

焉栩嘉转了转酸痛的手腕，挂在墙上的钟表显示，距离高考语文考试结束还剩一个小时。

今年的作文题目主要围绕“同学关系”这一关键词展开。焉栩嘉连续三年在本省作文比赛中获奖，这个题目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不到十分钟就构思完成。

但在落笔的时候，心底还是涌起一些往事。

深夜苦读时爸妈准备的热腾腾的夜宵，高考出门前弟弟的拥抱，打球晕倒后醒来时赵磊担心的眼神，换座位后翟潇闻插科打诨陪自己熬过的艰难时光……

脑海中场景不断变换，最后画面定格。

礼堂后台灯火辉煌，空无一人。

夏之光捧着初雪般的白玫瑰，澄澈如琉璃的瞳仁映出了焉栩嘉的倒影。

他说：“嘉嘉送的我都喜欢。”

行文一气呵成，三年的感慨付诸笔端。焉栩嘉暂放下笔，回顾着纸面上已经成形的工整文字。

有些东西终于留在这里，谁也夺不走了。他抬笔在作文结尾写道：

“虽然天南地北的分离即将到来，但珍贵的情谊永远不会被时光湮灭，愿我们得偿所愿各自珍重，奔赴属于自己的远大前程。”

交卷铃响，全场考生停笔。焉栩嘉感觉前所未有的释然，心里某个角落有些空，又有些满。

填写志愿后，焉栩嘉独自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弟弟想跟着一起去，但被他婉拒了。

这一路走走停停，他品过绍兴清醇甘冽的佳酿，访过帝都红墙黛瓦的古迹，路过冰城白鸽漫步的教堂……

十八年间，兜兜转转走过很多路。但他在正当年华的时候，却只爱过一个人。

旅行结束到家第三天，焉栩嘉接到了夏之光的微信。录取结果已经收到，他们终究逃不过离别。

见面的地点定在江畔一家新开的酒吧。

焉栩嘉和夏之光喝几杯就换一个地方。酒意微醺后，夏之光将他拉进舞池，胸膛贴着胸膛在热辣的音乐中跳舞。

几轮下来，焉栩嘉衣衫不整，挂在夏之光身上喘气。夏之光也好不到哪里去，白净的面庞透着可疑的红色，嘴角也被狠狠滋润了一番。

离开酒吧后，他们沿着江畔漫步。

一路上行人很少，夏之光出来后一直哼着歌。两人并肩而行，手总是有意无意地碰到对方。

焉栩嘉不想被别人注意，暗戳戳地拉开距离，左手却被夏之光捉住了。

转头看到夏之光翘起的嘴角，焉栩嘉紧张得手心出汗，任由他牵着走下台阶，携手眺望奔流的江水。

“嘉嘉，你们什么时候开学。”空旷的场景中，夏之光的声​​音格外真切。

焉栩嘉垂下眼睑，语气很淡：“九月一号开学。你呢，之光？”

“我也是”。

“……”

四周空气都要凝固，焉栩嘉尴尬得抠手指，夏之光开始无语望天。

焉栩嘉突然开始怀念赵磊翟潇闻，如果那两个活宝在的话，绝不会让自己和夏之光冷场。

“快点说些什么吧，再不说可能永远没机会了”，心底的念头疯狂鼓噪着，还没开口焉栩嘉就被眼泪逼得鼻酸。

“嘉嘉，你还是那么不坦诚”，夏之光注意到了焉栩嘉的情绪，拭去他脸上的泪水，“有些话压在心里好久，今天我只想说给你一个人听”。

“初次见面我就喜欢你了，可能你没注意到我。那时候都在军训，你顺拐被教官‘开小灶’，当时我在一旁看着，觉得你总是笨笨的，真是我的‘天选’理想型。”

焉栩嘉瞪了他一眼，夏之光不太明显地哆嗦了一下，挠挠头继续说道：“知道要和你成为同桌，我高兴地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成为同桌后，我就想也许你不知道我对你抱着那样不堪的感情，但是这样真的没关系，我愿意一直以兄弟的名义陪在你身边”。

夏之光说着说着，眼泪就滚瓜般落下来。焉栩嘉后悔刚才自己哭得太狠，纸巾用完了只能用手给他擦眼泪。

回忆那段往事过于残忍，夏之光吸溜着鼻子，眼睛都肿了起来，“高一下学期月考，你和我成绩下降得厉害。班主任找我单独谈话，她说你有考上一流大学的潜力，家人朋友都对你寄予厚望。而我只是个普通的艺术生，对你抱有那样的感情只会害人害己，所以我答应了她从你身边离开。”

焉栩嘉看得心疼，仗着微弱的身高优势，把夏之光按在自己怀里，摩挲着他的头：“不怪你的，真的不怪你。”

“后来，我知道三班班花一直喜欢我。我想，可能是你长得太好看，所以应该是把你当成了女生去喜欢。也许有了女朋友，就能忘记对你的感情，所以就接受了她的追求”。

夏之光抖得十分厉害，似乎极其抗拒这段回忆。

“可是，我真的做不到。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整天整夜满脑子都是你，后来你请病假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心……嘉嘉，我真的太差劲，这么多年总是让你难过。”

焉栩嘉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夏之光。

分别在即，未完成的情愫就像插在心上的一把刀，不拔血流如注，拔下痛彻心扉。

“有句话埋在心里很久，也许现在不说以后再也沒机会了”，夏之光语调宛若喟叹，“嘉嘉，我是真的喜欢你”。

“之光，对不起，是我不敢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也无法放下自己的前程，说到底还是我太自私。”

焉栩嘉难以抑制地悲伤，他和夏之光永远不能坦荡以朋友的名义相处。今夜，就让他们暂时抛下所有，最后做一次恋人。

远芳接天，枯木连城。缥缈离歌被锁在城内，凉月如一轮孤眼，无情俯瞰有情众生。

焉栩嘉疲惫地靠在夏之光肩膀，身心俱损。

夏之光的眼底还在泛着水光，笑得风轻云淡：“嘉嘉，别难过了。明天开始全都忘了吧，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焉栩嘉拍拍夏之光的肩膀，示意他放心。

夏之光放开怀抱，牵起焉栩嘉的手往江堤上走。

他的脸颊却被突然捏住了，只听焉栩嘉记仇地说道：“所以你必须说清楚，我到底哪里长得像女生。”

回首夕阳红尽处，星辉漫天。两人追逐笑闹了一路，夏之光把焉栩嘉送回了家。

“就到这吧。”焉栩嘉停在了楼下。

夏之光轻轻地抱着他：“再见，嘉嘉。”

“之光，保重。”

焉栩嘉站在阳台上，目送夏之光的身影消失在远方。

此去经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他只能将所有遗憾凝练成一句“珍重”，从此山高水长，江湖相忘。

电视里正播放着一部几年前的电影，焉栩嘉在刚上映的时候看过，不太记得剧情，当年在电影院没看完就已经昏睡过去。

书生上京赶考，误入兰若寺画壁仙境。

三个男人周旋于群芳之间，唯有一仙子清傲淡薄，宛若画屏灯影里一枝幽独的芍药花。

书生壮志未酬，块垒难消，不甘沉溺幻境，在素白宣纸上挥毫：

掷地刘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

燕雀岂知鸿鹄，貂蝉元出兜鍪。却笑泸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寿君双玉瓯。

斗智斗法波云诡谲，险象丛生。在画壁幻境中，书生仙子历经离合悲欢，终于心意相通。

仙缘已尽，尘世中各自殊途。芍药仙子无语凝噎，目送书生合掌行礼，推门回归红尘。

天上人间，浮生梦醒。

书生怅惘诘问：“为什么在一瞬间，会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

事如春梦了无痕，可那句“我爱你”却是真。

世事皆难圆满。现实中的一对璧人在电影中演绎天道无常，离合悲欢。焉栩嘉深知，自己和夏之光远没有两位主演幸运，他们更像故事中的书生和仙子，身如烟霞行云，心似漂萍浮浪，注定在心意相通后各自征程。

电影已经演到结尾，焉栩嘉倚在门口，听片尾曲中男女主角痴缠地唱道：

不求如烟的爱能够感动天地
只要曾在岁月中相遇
我看透你的思绪
我听见你的叹息
这回忆 我珍惜
这场雨 太美丽
得不到 忘不了
最深的爱
是舍得放开你

Chapter8

开学季来临，所有人都有了各自的归处。

焉栩嘉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还认识了三个好相处的室友，来自东北的刘也和成都的任豪在外国语文学学院，焉栩嘉和重庆的周震南一起读民商事法，因为性格相投也成了无话不谈的“老铁”。

翟潇闻、何洛洛和赵让都去了北方，何洛洛和赵让恰巧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两人都选择了中文国际教育，翟潇闻主修心理学，整天在群里哀嚎“分析调查问卷真让人头秃”，赵磊和焉栩嘉又考在了同一座城市，翟潇闻欠揍地调侃“赵磊你要是女的，绝逼是焉大少的童养媳”，焉栩嘉忍不住发了一个“你需要一些敲打”的表情。

只有夏之光选择留在家乡，主修舞蹈编导专业。他像夜空中短暂绚丽的烟火，刹那光华后转瞬沉寂。

焉栩嘉只能从偶尔更新的社交动态中瞥见他的近况，不晓得他现在爱着谁，跟谁在一起。

每个人都有了新的生活，没有人能阻挡成长步伐。

大三下学期，焉栩嘉交了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

女生是他同系的大四学姐，面容精致秀气，琉璃般的眼睛下点缀着两颗泪痣，看起来灵动又俏丽，是大多数男生喜欢的类型。

平安夜下午，焉栩嘉接到了两条短信，一条来自赵磊，“嘉哥，后天一起去射箭啊”。

另一条来自女友。回复完之后，焉栩嘉就穿戴整齐到女生宿舍楼下等人。

女孩子的手柔若无骨，握起来如温香软玉。一路上，女朋友捧着奶茶说了好多近日的见闻，焉栩嘉耐心地听着，时而附和几句。

圣诞将至，商业街上的欧式古建筑都应景的挂上了霓虹灯，道路两旁复古街灯上的小音箱播放着热烈欢快的吉普赛乐曲。

长街延伸至江畔，金黄的白桦林闪烁着丝绸般的光泽，年轻的女孩子坐在路边长椅上，用手风琴演奏着风格各异的乐曲，风格欢快或是忧郁。

女朋友被节日的氛围感染，焉栩嘉虽然不爱逛街，但也不想让她扫兴，逛完各种首饰店后，又从小女孩手中买下一束白玫瑰。

“赵磊？”焉栩嘉觉得前面的影子有点眼熟，便试探喊了一声。

赵磊表情惊讶：“嘉哥？”

两人笑着拍拍肩膀，女友曾见过赵磊，也打了个招呼。

焉栩嘉调侃道：“大过节的跟谁来逛街，有情况居然不告诉我，是不是兄弟了。”

赵磊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刚想开口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嚷道：“磊磊，咖啡卖没了，喝可乐行不行？”

脚步声越来越近，视线交汇后，两人同时僵在了原地。

女友探究的眼神在焉栩嘉和来人间游移。焉栩嘉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下意识地想把花藏在身后，硬着头皮对女友介绍：“这位……是我高中同学，夏之光”。

然后又转向夏之光：“之光，这是我女朋友”。

夏之光刚才的异样好像是错觉，礼貌问好：“你好”。

世界仿佛被消音，焉栩嘉感觉自己都要忘记了呼吸。

女孩子和焉栩嘉十指紧扣，笑容明媚，“你好，夏之光”。

四人选了一家西餐厅就餐。

焉栩嘉目不斜视，一直没敢看夏之光，只能听着他们说笑。夏之光一向很讨女孩子喜欢，几句话就把女友逗得咯咯直笑，整顿饭焉栩嘉一言未发，只是机械性地埋头吃饭。

一顿饭下来如同上刑。快要结束时，焉栩嘉默默起身去前台结账。

顺着标识找到洗手间，焉栩嘉向脸上拍了把冷水。

凉意透过脸颊传到大脑，焉栩嘉觉得自己清醒了过来，他和夏之光居然真的在这种狗血的场景下重逢。

深吸几口气，不安的情绪稍微得到平复。焉栩嘉推开门，重新走了出去。

进入包厢后，夏之光和赵磊已在一楼前台等候，女友挽着焉栩嘉的手下楼。

夏之光候在玻璃门前，仰头对上了焉栩嘉的眼睛。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平安夜的风裹挟着冬季的寒意，应该会有一场雪。

几个人在工艺品店门口告别。

旖旎灯光透过玻璃橱窗，勾勒出夏之光挺拔消瘦的身形。酒红色围巾衬着白瓷般的肌肤，深秀的眉眼比少年时平添了几分温润深情。

繁华背景里，夏之光的身影伶仃孤寂，好像已经等了很久。

焉栩嘉下意识地克制自己，不让多余的情绪泛滥。

转身离开后，焉栩嘉感觉得到，夏之光的目光似乎一直追随着自己，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转角。

女孩子红红的脸贴着焉栩嘉的肩膀，交缠的手指轻挠他的手心：“嘉嘉，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不回去的”。

熟悉的动作惊扰了回忆，沉甸甸的往事坠得焉栩嘉的心生疼。

都是成年人，他知道女友的话暗示着什么。

一咬牙下定了决心，焉栩嘉握紧女孩子的手：“好”。

离商业街最近的酒店也要过三个人行道。焉栩嘉被女友牵着手，漠然穿行在人群中。

“……五、四、三、二，一。”

“Merry Christmas,happy new year。”

零点倒计时，圣诞节的钟声响起。

礼花盛放，雪花纷扬而下。

情侣们动情拥吻，祈祷着来年的地久天长。

回望来时路，灯火阑珊。

往事被时光放逐于荒原，隐晦的疼痛如野草般疯长。

他不再是爱恨肆意的少年人，一腔孤勇早就被荆棘剐蹭得血肉淋漓。这条路太坎坷，也许他和夏之光注定要走散。

温暖的手抚上脸颊，将焉栩嘉从神游中抽离。

女孩子神情温柔，雪花落在卷翘的睫毛上，瞬间化成水珠，眼角的泪痣如星子般洒落在素净的脸上。

眼前人竟然和记忆中的脸重合，一种强烈的预感涌上心头。

焉栩嘉不愿再自欺欺人，这段所谓的“感情”，一开始就是错的。

女孩子将玫瑰送到焉栩嘉怀里。眼泪滴滴坠落到雪地上，整个人如水晶般易碎，只听她声音颤抖说：

“焉栩嘉，我们分手吧。”

Chapter9

酒吧音乐震耳欲聋，舞池里的男女脱去平日道貌岸然的伪装，在灯红酒绿间群魔乱舞。

焉栩嘉倚在吧台自斟自酌。其间有不少目的不纯的男人或女人上前撩拨，试图和他搭讪，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手中的酒杯上，来人连个眼神都讨不到，只能悻悻离去。

“小孩子家家的这么能喝，你的胃还要不要了。”爆炸头下垂眼的男人推给焉栩嘉一杯果汁。

焉栩嘉抬头瞥了他一眼：“你管我”。

来人正是酒吧老板，大家都叫他“妖娆”或“张哥”，只有很少人知道，他有个相当文艺的真名，叫张颜齐。

“又怎么了，哪个不长眼的惹我弟不开心？”张颜齐坐在焉栩嘉对面，贴心地递了块解酒糖。

“才没有。”

“小崽子骗谁呢”，张颜齐看了眼手机，拿起对讲机吩咐后台，“曲子结束后换姚琛上场”。

他转过身，开心得漏出了小虎牙：“待会儿让你琛哥哥带你装逼带你飞。”

焉栩嘉能认识张颜齐和姚琛，竟然是因为周震南。

大学分班后，周震南就成了焉栩嘉唯一的同班室友。周震南个子不算高，精致得像个瓷娃娃。焉栩嘉第一次见周震南，觉得他眼神有点凶，没想到相处下来却极其投缘。

焉栩嘉是狂热的电音爱好者，而周震南除了是一名普通大学生，还有一个隐藏身份是原创音乐人，课余时间不是在编曲就是在跑演出，焉栩嘉去过几次市中心商业街的Yoroll酒吧给他捧场。

一次在Yoroll酒吧后台，焉栩嘉结识了周震南的竹马，姚琛。

姚琛是为数不多能引起焉栩嘉关注的人。平常单纯温柔话不多，就是个“平平无奇”的帅哥。一上舞台，画上眼线烟熏妆就像开了挂，举手投足散发着一股狂野的性感，仿佛整个世界都臣服在他脚下。

没交女朋友前，焉栩嘉周末没课的时候，总会准时来Yoroll，有时候是和周震南，更多时候是一个人。

冰凉的酒液缓缓入喉，微醺时的视界像隔了一层雾，姚琛的身姿在舞台上肆意挥洒，看不太分明。

透过雾的另一端，回忆深处翩若惊鸿的身影在脑海中逐渐鲜明，擦不掉，也抹不去。

台下焉栩嘉触景生情，对姚琛根本没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可他哪知道自己单纯的“粉丝行为”却不小心上升了正主，让人家老板兼“正牌男友”酿了一缸子陈醋。

后来，这场“乌龙”终于因焉栩嘉在酒吧犯了胃病后真相大白，张颜齐被周震南嘲笑得恨不得“钻地缝”，最后他们渐渐混熟，焉栩嘉和这对整天腻腻歪歪的“狗情侣”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灯光切换，音浪乍起。

姚琛一身无袖机车外套，皮裤马丁靴包裹着修长的腿，化身午夜DJ在线打碟。舞池里的人见他状态来了，口哨声和欢呼声交杂在一起，人潮随着动感旋律疯狂律动。

火爆的场面非但没激起热情，反而让焉栩嘉愈发孤单。他又灌了杯烈性酒，辛辣的味道呛得喉管又烧又疼。

半个月前，他遇到夏之光那天，交往一个月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

女友脸上的泪水晕花了眼妆，她说自己在焉栩嘉身上做了错事。

女孩第一次见到焉栩嘉并不是在迎新晚会后台，而是在Yoroll酒吧。当时所有人都在狂欢，只有焉栩嘉坐在一旁喝酒，半醉时的眼神格外深情。

她对这样的焉栩嘉产生了好奇，更好奇到底是谁能让他念念不忘。

后来，女孩子每周都会来酒吧悄悄看他，却被这种不属于自己的深情渐渐吸引。

在一起后，焉栩嘉温柔又贴心，可眼底却从没有恋爱应该有的意乱情迷，活像个没有心的机器人。他甚至一直记不住，自己喜欢的花始终只有香槟玫瑰。

她曾妄想着焉栩嘉的深情能转移到自己身上，可在遇见夏之光的那一刻，她终于参透了两人的情愫。焉栩嘉的心早就交付给夏之光，就算用破真心也无法让他爱自己分毫。

焉栩嘉忍不住心酸，给她一个心疼又愧疚的拥抱：“别哭了，我不值得你为我难过”。

骨节分明的手指摇晃酒杯，鲜红的酒液在杯中流转。张颜齐尽职尽责地充当“树洞”，不知不觉间，焉栩嘉已将压在心底的故事讲完。

张颜齐揉开焉栩嘉攥紧的拳头，满上一杯酒，给他讲起了自己和姚琛的相遇。

“刚认识姚琛的时候，他在艺术院校读大三，周末在我朋友开的舞蹈工作室兼职当老师，见过姚琛后，我就注意到他认真跳舞的样子挺可爱。”

焉栩嘉迅速关闭“自闭模式”，开启“八卦雷达”：“然后怎么搞到一起的？”

张颜齐的表情嘚瑟得有点找不到北：“你说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本来我都快忘了这回事儿，没想到后来姚琛被女朋友甩了，竟一个人来Yoroll喝酒。当时他眼圈红红的，鼻子都皱到一起，看起来特带劲儿。”

“你可真变态。”焉栩嘉撇嘴嫌弃道。

张颜齐敲了下他的头，“小孩子你懂个屁。”然后接着说道，“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我就想我一定要和他交朋友。”

“后来呢？”

“送到面前的男朋友，让他飞了都不是我性格。后来我就跟他说，小帅哥，我这里正好缺人‘撑场子’，工资给你翻倍，考不考虑来这里跳舞。”

焉栩嘉瞪圆眼睛：“我天呐，你这架势真像拐卖良家妇男，姚琛真敢来？”

“那你看，还真就被我拐来了。”张颜齐得意地翘尾巴。

“.....”

张颜齐无视焉栩嘉被“闪瞎”的表情，继续沉浸在回忆中：“然后我就打着‘保护重点员工 防止对家挖人’的旗号接姚琛上下班，又陪他看烟花、骑单车、编舞做歌.....反正就是整天刷存在感。

焉栩嘉听得着急，忙问道：“万一姚琛只是把你当兄弟，会错意了可怎么办？”

“后来有女生想跟我耍朋友，都被我明里暗里拒绝了，所以就落下了“注孤生”的名声。那天我过生日喝了点儿酒，就特别想见姚琛，然后直接跑宿舍去堵他”。

说道关键处，张颜齐直捂脸，“哎嘛.....当时可傻了，拽住姚琛就不松手。我就跟他说，算命大师说我跟历任女友八字不合，我这辈子找女朋友是没指望了，姚琛你能不能行行好，顺便.....当我男朋友？”

“他这就答应了？”

张颜齐笑出了眼角纹，整个人都在冒粉红泡泡：“他说，‘张七七，解决人生大事，你怎么搞得像给人算命’”。

焉栩嘉佩服得比起大拇指：“大气，睿智，情圣。”

“我说了这么多，你可别全当相声听”。

张颜齐仿佛军师附体，开始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嘉嘉，男人之间的感情就是一场战争，合适的男朋友和好对手一样千载难逢，一旦遇见就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如果真想搏个长相厮守，就得做好千里奔袭、短兵相接的觉悟，别管结果如何，破釜沉舟地爱一场，临阵脱逃的懦夫不配拥有爱情。”

头上隐形的“猫耳朵”耷拉下来，焉栩嘉不禁叹气：“我知道”。

张颜齐像个兄长一样，搭着焉栩嘉肩膀，“下次遇到喜欢的人，不能再错过了”。

Chapter10

大四上学期，焉栩嘉通过司法考试，高分拿下律师资格证，开始为找工作和考研做两手准备。

实习的事务所离景区不远，步行十几分钟有座道场，据说香火很盛，往来参拜者甚繁。

群山叠翠，松涛生风。

白露时节暑气消散，寒生露凝，寻常花木已成欲衰之相。

徜徉于巍峨殿宇间，不时能听到朗朗唱诵声。

焉栩嘉没有信仰，受肃穆氛围感染，也跟随信徒们将各路神仙一一拜遍。

信步向东南角偏殿走去。

推开朱红色的门，只见几个年轻人正跪在蒲团上求签。

焉栩嘉环视一周，索性学着其他人的样子行礼。可签筒递到手上的时候，他却迟疑了。

人际关系、学业事业、理想前程……

一世为人，虚度廿载。心中迷惘堆叠累积，他竟然不知从何问起。

虔诚地闭目合眼。电光火石间，灵光乍现。熟悉的名字闪现在脑海中。

“当啷”声响，灵签落地。

焉栩嘉俯身拾起。朱红签牌上，用隶书镌着半首诗：

第四十三签

坠素翻红各自伤 青楼烟雨忍相忘
将飞更作回风舞 已落犹成半面妆

行过曲折的游廊，夹道斑竹掩映，光影斑驳。推开游廊尽头的雕花木门，即是道场解签堂。

一名女子端坐堂上，面容清秀，气质温婉，有些看不出年纪。

焉栩嘉恭敬地将签牌递了上去。女子略微沉吟，饱蘸浓墨，挥毫而就。

只见松雪笺上写着一句宋词：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仿佛冥冥中注定，一纸签文如有千斤重，承载了今生的缘起缘灭。

晚间洗漱完毕，焉栩嘉听着雨声睡去，久违地做了场梦。

那是一个未知的视角。

高中柳絮纷飞的下午，焉栩嘉躺在天台上补眠。

夏之光刚练完舞，穿上外套想推醒他一起回家。

整个天台笼罩着蜜糖色的阳光，焉栩嘉的脸上半盖着英语书，打起了小呼噜。

夏之光坐在他身边，揭开焉栩嘉脸上的书收了起来，凝视他熟睡的脸庞。

轻盈的柳絮追逐着风的脚步，落在焉栩嘉的眉间发上。夏之光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将柳絮摘了下来，戳了戳他柔软的脸颊。

“嘉嘉”。

焉栩嘉眼下带着睡眠不足的乌青，呼吸很沉。

于是夏之光俯身，靠近了他。

“嘉嘉。”

轻笑着拨开发丝，亲吻如蝴蝶般落在焉栩嘉额头上。

也许是做了美梦，焉栩嘉在睡梦中呢喃，“之光”。

夜深忽梦少年事。

梦醒时分，焉栩嘉面颊上一片湿润。

屏幕上有微信提示。点开后发现，居然是夏之光。

“在吗，嘉嘉？”

最近的微信对话已是三年前，这样的开场熟悉又陌生。

焉栩嘉迅速回复：“我在”。

两人渐渐打开了话匣子，宛若真正的老友，聊起了近况。

焉栩嘉的睡意开始反复，只见夏之光问道：

“你又失眠了？”

“没有，只是做了一场梦。”

“梦到了什么？”夏之光追问。

心弦被旧事拨动，焉栩嘉手机上的文字打了又删：

“梦到了曾经的我们。”

对面沉默不语。焉栩嘉的睡意瞬间消散，心底多年的郁结呼之欲出，迫切地想追问一个答案。

他飞快地打下文字点击发送：“如果当初我选择留在家乡，你会不会和我在一起”。

聊天界面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几秒钟的时间格外煎熬，焉栩嘉能耐不住心中的期待，却又不自觉地想逃避。

正在焉栩嘉要继续昏睡时，手机震动驱散所有睡意，只见对话框内写道：

“嘉嘉，可惜我们都不够勇敢”。

焉栩嘉躺在床上，双手覆上心脏。

心房微微震颤，温热的血液在脉搏中充盈涌动。

时光如水涤荡浮华，故人往事新陈更替。在时过境迁的当下，他们何其有幸，还能将洗尽铅华的真心还给对方。

往事风流云散，眼前一片澄澈清明。焉栩嘉坐在台下和人群一起观礼。

夏之光神情温柔，伫立在花路的尽头，等待新娘的父亲将她送到他的身边。

仪式极尽煽情，台下很多人有所触动，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在众人的掌声欢呼中，夏之光亲吻新婚妻子的脸颊。

新人开始敬酒。焉栩嘉从鲜花着锦的欢乐场抽离，悄然转身。

结婚典礼后，酒吧成为单身汉们狂欢的最佳去处。

几轮下来，何洛洛先栽了下去，赵让搀着他回酒店。翟潇闻喝得最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嘴里口齿不清嚷嚷着“铁汁几个手牵手，谁先脱单谁是狗”。

焉栩嘉端着酒杯在夜场辗转，在嘈杂的音乐中和不同的陌生人纠结缠绵，玩得花样频出。

酒劲儿过了就马上变脸，要了杯柠檬水，冷冷清清地坐在吧台，本想找赵磊，却不知道他现在倒在了哪处。

鼓噪音乐戛然而止，人群一瞬间静了下来。

台上聚光灯亮起。

赵磊坐在椅子上，抱着不知从哪里搞到的吉他。他调整了一下麦克风声道：

“抱歉占用大家的时间，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想点一首歌，送给坐在台下的那位先生”。

顺着他的手势，所有人都在猜这个人是谁，有眼尖的猜到了是焉栩嘉，周围的人窃窃私语，而后爆发出山呼海啸的起哄声。

吉他旋律响起，是一首年代久远的老歌。和原版主唱仙气的风格不同，这首歌在赵磊纯净声线的演绎下格外深情，只听歌词唱道：

TAKE CARE I WANT TO SLEEP

TAKE CARE I WANT TO SLEEP

睡着的人不容易流泪

子夜二时请你想起我

与我谈一谈关于寂寞

有人告诉我 我睡着以后

你哭过 也恨过

你笑过 也忘过

歌声飞在云端，牵引下坠的灵魂。几个年轻女孩子在偷偷抹眼泪。

理智被旋律消解，醉意逐渐回潮，脆弱酸楚的情绪泛滥成灾。

夜深了，他应该正软玉在怀，新婚燕尔。

“请问您是焉栩嘉先生吗？”侍应生的声音打断了思绪。

焉栩嘉疑惑：“有什么事？”

侍应生将托盘放在吧台上说道：“一位姓夏的先生说，这是还给您的”。

至此一刻，过往封缄，爱恨如烟。纯白玫瑰余香萦手，永不凋零。

焉栩嘉突然意识到，到头来只剩自己茕茕子立，悲喜无由，从此夏之光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他想永远逃离，逃离难以割舍的爱而不得，逃离无处排遣的孤独失落，从此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衣香鬓影间，焉栩嘉仿佛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却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幻觉。

那个身影回眸一笑，瞬间湮灭在人群中。

尾 声

雨后初霁，月色如洗。

焉栩嘉只觉胸口沉重，在一片寒凉中朦胧醒来。

这个月夏之光换了新发型，留着圆寸的脑袋压在焉栩嘉胸口，光裸的皮肤暴露在冷空气中。他睡觉一向不安分，常常踢掉被子，被空调吹冷了，就下意识地缠在焉栩嘉身上取暖。

焉栩嘉悄悄起身，将被子拉到他肩膀。

熟睡中的夏之光收敛了眉宇间的凌厉，蜷缩在被子里微微打鼾，有种动物幼崽般的娇憨可爱。

已经在一起两年，两个人也时常坦诚相见，焉栩嘉已经不知道多少次目睹夏之光的睡颜，可他却一直看不够。

少年时代他们曾纠结浪费太多时间，可无数次的起心动念偏偏将相遇别离严丝合缝地嵌在一起，失之毫厘都会擦肩而过，分崩离析。焉栩嘉时不时被旧日蹉跎勾动心肠，蜜里调油的日子却生出些许相爱恨晚的意味。

幸好，悲伤的结局只是一场梦。梦醒后夏之光还在身旁。

毕业以后，焉栩嘉回到了家乡，在省会一家律师事务所就职。

年岁渐长，他不再渴望背井离乡，四处浪荡。

虽然还是“律政菜鸟”，但不算微薄的薪水也足够支撑花销和理想。焉栩嘉收起了大学时代的懒散，抽出闲暇时间在职读研，他希望人生中的每一步都不要辜负自己。

春日的某个周末，这绝对是焉栩嘉记忆中，天气最好的一个早上。

焉栩嘉忙完了手头所有的案子，跟事务所请了七天假在家中“泡蘑菇”。

门铃响起，应该是订的早餐到了，焉栩嘉趿拉着拖鞋开了门。

门后的场景着实超出了他的认知。

夏之光一身黑从头到脚全部武装，手上还拎着他订的早餐。

焉栩嘉顶着一头“鸟巢”，眼睛肿成了桃子，都没有洗脸，见状像被雷劈了般挺在原地。

手比脑子先反应过来，焉栩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摔门。

防盗门瞬间被卡住了，夏之光的大长腿迈了进来。

“.....”

绞尽脑汁想打破眼下诡异的气氛，可夏之光根本没打算给他开口的机会，一把将早餐塞到焉栩嘉怀里，竹筒倒豆子般讲了起来。

夏之光说他在这座城市跟朋友合开了舞蹈工作室，夏之光又说他问了好多人才找到焉栩嘉的住址，夏之光还说他恰好碰上外卖小哥，所以帮他把焉栩嘉的早饭捎了上来.....

脑子一时处理不了这么多信息，焉栩嘉捧着早餐同手同脚地向后退了几步。

自顾自地掩上门，夏之光双手捧住焉栩嘉的包子脸。他只能被迫与夏之光对视。

昏暗的玄关，夏之光的眼睛泛着黑曜石般的光泽，言辞俏皮却掷地有声：

“焉栩嘉先生，您有一个新鲜的男朋友等待查收。”

清晨，焉栩嘉被油烟机的声音吵醒。

昨天晚饭后，夏之光非缠着焉栩嘉一起洗澡，可能互相探索过的身体过于契合，洗着洗着又滚到了床上。

按照老规矩俩人一人一次，结果搞得太激烈，起床以后焉栩嘉觉得嗓子都变了调。

踩在地上每走一步肌肉骨骼都像要散架，焉栩嘉坐在凳子软垫上小口喝果茶，饶有兴致地看夏之光忙碌的背影。

夏之光上身只穿了一件运动背心，漏出线条流畅的手臂，脖颈上还有昨夜欢爱的痕迹。围裙带子在劲瘦的腰上松松地打结，脊椎的轮廓随着手臂的动作隐隐若现，像雨后拔节生长的青竹。

焉栩嘉不自觉舔了舔嘴唇，放下杯子从背后抱住夏之光，脸颊贴着他后颈皮肤磨蹭，双手顺着紧实的腰腹向下滑去。

“瞎摸什么，大清早的撩出火了可怎么办？”夏之光拍掉他兴风作浪的手。

焉栩嘉狡黠一笑，将夏之光翻过来面对自己，在他耳边用气声说：“我帮你灭”。

夏之光把焉栩嘉压在墙上，捏着他的下巴吻了个痛快。分开的时候，两人呼吸都有些紊乱。

焉栩嘉被亲得腿软，对上夏之光玩味的眼神，脸上瞬间浮起一层薄红。

汹涌情潮席卷全身，焉栩嘉喘息着咬上了他的嘴唇。

夏之光被撩得火起，某个不可描述的部位正顶着焉栩嘉的胯部。

两人一路纠缠到卧室床上，焉栩嘉刚要上手扒他衣服，夏之光立马化身“千斤顶”将他掀翻，鸡飞狗跳窜向厨房：“完了完了……锅要糊了！！！”

自从找到焉栩嘉后，第二天夏之光就主动带着行李搬进了焉栩嘉的家，从此开始了两个帅哥五只猫的同居生活。

五只猫的拆家能力堪比哈士奇，在家里“跑酷”是它们的日常。精致的布艺窗帘被小肉爪子挠成了一条条抹布，后来索性都换成了百叶窗。最令焉栩嘉崩溃的是，每天他都能从各种地方看到白色的猫毛，休假“家里蹲”的时候，焉栩嘉每天都会拿着粘毛器到处清理，实在累得不行，就歪在沙发上和五小只大眼瞪小眼。

他曾不解地问夏之光，工作室这么忙，为什么还要把这五个“祖宗”请回家。夏之光揉着他后脑的发丝笑得温柔，“因为他们都很像你”。

回家过年，他们分别和自家父母出了柜，但家长们开明的态度让焉、夏两人十分意外。

两家父母从高中发现他们的“猫腻”后一直未点破，本想着大学毕业后他俩能“走向正道”，没成想兜兜转转还是“搅和”在一起。

夏妈妈说，选择这条路必然充满艰辛，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每个决定负责。

学生时代，焉栩嘉性格稳重，夏之光活泼多动，没想到在一起久了，两人仿佛发生了“灵魂互换”。

年长的一岁开始起作用，夏之光渐渐有了哥哥的样子，逐渐打磨掉青涩毛躁，对待家庭事业日益成熟稳重。焉栩嘉反而渐渐撕下了高冷面具，越来越像“弟弟”，主动展示内心的脆弱柔软，尝试着不再患得患失，安心地接受爱人的包容和宠爱。

云翳消散，东方破晓。一滴眼泪被永远封印在童话中，青鸟将人间的消息衔入天堂，悲欢离合纷至沓来。

他们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

“焉先生，您的故事将会在下期“**人间万象计划**”栏目呈现，这是之前商议的合同，请您过目。如果没有异议，请在上面签字。”

从采访者手中接过合同，焉栩嘉仔细浏览了一遍，和之前相比没有出入，大笔一挥签下了名字。

“先生请稍等，我们还要稍微占用一点您的时间。”

“没问题”，焉栩嘉看下腕表，笑道：“可以稍微压缩下时间吗，学生们快下课了，我还要接我爱人回家”。

采访人打开录音笔，继续问道：

“最后一个环节是用一句话向爱人表白，您会如何作答？”

焉栩嘉略微沉吟，抬头时眉宇间溢满了柔情：

“感恩岁月偏爱，命运留情，渡尽劫波后我依然爱你”。

—— END ——